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四十八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四十四

宗藩

嗚呼明制之於天潢可謂厚矣歲時皆有常餼冠聚妻必告別有賜予生子女則請名自神宗倦勤中官禮曹事必以賄請於是終始有白首不得婚娶命名者矣其後本支愈繁衍遍天下幾百萬貧乏者暴橫於鄉里百姓患苦之有司莫能制迨遭闖獻之禍屠戮幾盡焉其有流竄他方義士奉之以建號者亦不忍沒然餘迹零落百不存一其可考者具如左

益王某　永寧王由檍

羅川王某　嘉興王某

瑞昌王孫統鍜　寧靖王術桂

江西藩封凡三而益王府憲宗子也稱親屬世守法稱賢王傳至今王軼其名甲申國變王年少不敢興兵入援乙酉南都復陷金聲桓降於

清統兵入江西將迫河東諸紳士勸王舉兵王素好士士多歸之顧仁柔不任兵兵起以永寧王典兵事兵未集而

清副將王體忠至時河南有保寧王者避亂來歸豪健能言兵王倚信之閏六月命與巡道夏萬亨提兵拒體忠至撫州師潰先是雲南有勤王之師往南都至江西聞南都陷逡巡將還王聞其師皆乘象驍勇遣使招拒體忠戰初合滇師善

用鎗衝其騎體忠幾不支乃放毒烟象不能前然未敗也比再合而保寃王貳於清從陣發火後箭傷象象總趙某死焉遂敗王出奔宦者李祥率十餘人從之及其二子走旂塘入浩蕩巷祝髮為僧鄉人見其貌偉疑之賴曹山僧指為故人而免踰月閩思文帝即位於閩間道入謁得承王號居興化閩陷被執為李成棟所害二子逃戊子王得仁內附求得其一將奉監國後金王敗莫知所終保寃王至贛州為贛都司所殺

永寃王者名由㰖字冠寰益敬王第八子為益府宗正沈靜有志略益王舉兵募集徵發一切倚王而辦王幕賓曹子鉞贛州諸生也王推重之時引入帷幄參密議建昌陷王出奔

永[曆]王及諸郡王皆奔後避地[曆]都大函鄉日夕悲號至失聲其地有蕭姓者家豪於貲二子能武好義挾見王之悲也疑焉王告之故且語以圖後舉蕭教之入粵招閣羅總兵因厚資橐裝導王入粵止閣羅總兵蕭升山寨先是山砦人或夢日臨門旦詢來客乃永[曆]王也大喜厚款之語及借兵興復卜於神吉乃許之蕭與其黨謀之良簡砦中兵得可十萬人率之出湖東遂復建昌乘勝復撫州又前復進賢縣兵銳甚

清兵駐省城者聞之大恐皆攜家登州舟為遁逃計軍威大振而粵中聞之頗有疑之者或遂欲取王為獻王孤軍無繼兵無見糧謝之良破進賢不能守退屯撫州

清副將王得仁來攻相持一月食盡退還建昌謝之良先驅蕭升斷後且戰且走王病痺不能騎為敵所執長子慈營與馬丙戌正月七日檻車赴燕三月朔至蘆溝橋遇害慈營妻彭氏能軍未敗先率其屬至汀州曾子鈛被獲留得仁營謝之良與蕭升俱還山寨或曰被執不屈死彭夫人聞夫難引兵屯寧都界山中戰守踰年援絕被獲郡守義之令待命於王妃之弟李指揮家戊子金王之內附夫人使客引其子和歸建昌曰勉之忠孝紹宗汝責也己丑二月四日有司賚紅羅七尺至慨然曰吾得死所矣沐浴更衣裂紅羅自縊

筑羅川郡王者亦不詳其名字從王起兵保寧王用事王架其人叵測然未敢諫也將別舉事就臨川諸生萬春謀之春

辭以有老母不許問曰孰堪將者春薦東鄉人艾命新王即
介春往見命新許諾遂以書約閣部揭重熙吏部曾亨應及
諸紳士同日起兵乃詣孝廉艾南英南英欣然迎入留計事
月餘遂募集劉名琦僧卅竹楊猶龍等三十六人誓師南英
家得義勇可七八千人自為一軍其秋建昌陷益王適王歡
悼久之令命新等提兵自金谿襲復撫州秋毫無犯民大悅
清帥聞撫州破濟師來爭命新北拒而建昌兵又至營於黃
太渡王腹背受敵議退兵敵兵躡之王入金谿山索民車得
三百兩塞山險敵不能進王得全軍還東鄉己永甯王招粵
兵克復撫州建昌勢益振與王約分道下江西省會粵兵與
王兵爭舍起而鬭王出閒止之為矢所傷竟死永甯王聞之

大慟兵潰南英入閩命新諸人或從永寧或從黄闇部或從揭部院云

淮府嘉興郡王者本封於饒饒破流寓都昌譚家埠丙戌秋閩亡諸紳士奉以舉義具邑人石光龍僧了空等為將時歲大祲一呼而集者萬人石故黠而悍人呼石黑子善於馬上使鳥鎗百步三發發必洞𣴎穿扎

清師調南康將朱文美合饒州將討之戰敗文美還都昌縣黑子曰集萬人負板舁雲梯譟而前欲以恫喝之使下比至城則氣索矣

清出十數騎蹦之崩奔相屬萬衆立潰乃使南康諸生吳江入王營告以待後舉黑子信之僞降王走湖口渡江而西見

獲遂遇害黑子復率衆出沒湖彭東建間

大兵乘其醉宵攻之黑子戰死

朱統釾字德祥瑞昌王孫也性豪暴里中少年多歸焉乙酉

金聲桓入江西王孫棄家走廣信號召諸客與金王相角饒

信聞金王兵聞其威名憚之不敢戰丁亥冬間行歸南昌為

偵卒所執見

清巡撫章於天不跪章詰之厲聲曰我帝室宗藩豈為汝屈

哉章竟釋不殺戊子金王內附王孫募兵廣信應之其夏

大清帥譚泰攻江西王孫走甯州督將鄧雲龍入援鄧見

大兵盛謀納款而王孫執藩王禮使雲龍戎服拜戲下鄧不

能平執王孫以獻大罵而死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號一元子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次弟也始受撫國將軍妃公安羅氏女崇禎壬午寇陷荊州偕惠王及宗室避湖中宏光即位與長陽王入朝晉鎮國將軍詔同長陽守浙之寧海縣乙酉夏浙西郡邑盡陷長陽攜家入閩王留寧海會魯王監國封為長陽王隆武建號王奉表稱賀王亦如之後聞其兄已襲遼王王具疏請以長陽之號讓兄次子承之隆武不允改封靖寧仍依監國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

大軍渡錢塘乃奔避寧海乘舟出石浦監國亦由海門會舟山十一月永勝伯鄭彩師舟師北來因芝龍與隆武不洽知粵州不守監國出奔故特來迎王與監國乘舟南下歲杪同

拔廈門而芝龍已歸款北行矣是時鄭鴻逵迎淮王於軍中請寧靖監其師合芝龍子成功兵攻圍泉州經月不下鴻逵乃載淮王寧靖王同至南澳會永曆稱帝王因入揭揚永曆令居鴻逵軍中月就所居地方支膳銀五十兩戊子春命督鴻逵成功師庚寅粵潰復與鴻逵旋閩處金門及成功取臺灣王乃東渡而成功事王盡禮成功死投餐之典廢無衣食業乃就竹港墾田數十甲鄭氏又從而征之悉索應募滋益困既而靖海將軍施琅督水師討鄭氏王慨然謂同志曰臺灣覆再無他往各自引決死見先帝吾分也癸亥六月

大兵攻澎湖二十六日鄭將劉國軒兵敗王謂媵妾曰吾帝室宗支明朔已盡義無可往若等自為計妾侍皆進曰王能

盡節妾寧失身王存與存王亡與亡請賜尺帛王曰能如是吾何求袁氏王氏秀姑梅姊荷姊俱冠笄被服出拜王亦拜齊縊於堂乃宵欲印大書於堂曰自壬午賊陷荊州攜家南下避亂閩海保其髮膚以至於今遭逢大難盡室全歸不負高皇不負父母生事畢矣無愧無怍次日校役舁柩至王即加翼善冠服四團龍袍束玉帶佩印綬南向拜謝諸將卒士民俱入拜王答拜書絕命詞結帛於梁麾手謝臺人遂經死顏生如生時年六十有六越十日藁葬於鳳山縣長治里竹滬與王妃羅氏合窆焉妾媵五棺埋於文賢里大林邊去王墓三十里臺人表為五烈墓云王無嗣以益王裔宗之子儼珍為後及歸

大清安置河南開封府杞縣

朱盛濃　議滙

盛瀓　議洮

紹鯤　常巢

統錡　容蒞

朱盛濃字揚廷楚宗室也居江夏宏光時授池州推官及池州失而盛濃避至石埭乙酉七月起兵復石埭又復東流遂與池州大學生吳應箕合兵攻池州不克乃分兵復建德八月遇

大兵於大嶺戰頗利九月兵大至盛濃退守甲子嶺十月建德東流相繼潰盛濃奔太湖依吳易易敗走浙東隆武授御

史巡按廣信饒州兼視學政屢疏請入覲許之已聞汀州變乃走廣東永曆中為兵部右侍郎四年十一月扈駕赴潯州叛將陳邦傅縱兵大掠遇害
朱議漎南昌宗室也江西亂流寓西湖與宜興中書舍人盧象觀遇於逆旅一見語合入於忠肅祠相與論列慷慨流涕謀興復乙酉閏六月起兵茅山南京人朱君兆者常結城中豪傑以待變許為內應議漎從君兆入城而象觀營山中遣僧告君兆師期舉火以應僧至總督告變城中得為備舉火以誑象觀兵薄城下燒太平門鐵騎出而蹂躪之大敗因族君兆家議漎匿水竇中得逸出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攻溧陽又敗象觀走太湖議漎不能軍時都司方明方振廣德

迎之入城義師多應之連破孝豐臨安[闕]國諸縣軍聲復振而開府於孝豐隆武聞之冊封瑞昌王諸臣授職有差未幾大兵由徽州出破孝豐諸軍悉潰王走匿丹徒諸生喜正家山東吳儀之吳純之義士也渡江將迎王值名捕急遂遷鎮江將生家邏者猝至儀之挺身出曰我瑞昌王也王及純之得脫已而知其偽執喜正正不勝拷掠言王所在遣裨將從正捕王裨將不欲得王將近舉破欲其驚走王而王適在田問正進見而呼之乃見執十月十二日害於江[闕]丹徒諸生袁鍾宜興陳用卿金壇張景潮皆從王死義云

朱盛濈字青潮通城王宗室也授劍州知州未赴乙酉避於太湖之西山易姓曰林西山人蔡永新任俠好事乃與職方

郎中王朝昇及禮部主事吳景寬等奉之起兵稱為通城王朝昇攝內事設五總以永新徐震海許燮等分將之初山中人或夢揭竿其地上書青湖二字而王之字適符與之符衆以為祥故多應之者檄至長興長興人奉牋稱賀乃遣許燮將千人會之以攻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克之命景寬與故太守王士譽守焉王入長興既而景寬棄湖州

大兵間道襲長興王還屯湖中已而走衢州明年八月三日遇害

朱議洮字潤生樂安王宗室也以宗貢生授句容知縣乙酉夏起兵其縣之茅山敗走入太湖與通城王合軍又敗入浙東隆武命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衢嚴二府明年衢州陷死之

朱紹鯤周定王之後封遂平王崇禎末流寇入河南王親禦之流矢傷唇及腹宏光時上書請往河南招集鄉兵不許乙酉閏六月至松江與吳志葵起兵志葵敗王入太湖依吳易易兵潰走呂國興營國興又降匿於嘉興王店明年十一月被獲害於江甯王志氣果敢言及國事輒悲憤流涕舉事無成人咸惜之

朱常巢蘄州人朱統錡南昌人皆明宗室也初史可法之巡撫安慶也撥山中之豪各築砦自守以禦流寇資以火器財賄於是潛山舒城英山霍山桐城太湖宿松皆有寨而蘄黃間名寨四十八其山皆高峻插天出入仄徑僅可錯趾左右懸崖如谷無底其巔乃衍平饒水泉林木可居流民無歸者

往往挈妻子依阻其中寇不能至由此上接臨安汝寧名砦
四百八十九西越武勝關達南陽以底於熊耳藍田連山沓
嶂未有間也乙酉夏四月左夢庚既降
大兵入守安慶諸寨多為明守不肯下奉常巢居太湖司空
山寨稱荊王襲破太湖縣揚州人趙正拒宿松涔池屢挫
大兵戊子春正月江西金聲桓來歸九江以東望風趨附寨
長傅聘以數騎突入宿松縣收籍取印執縣丞遐大魁知縣
孟瞻走免張都督敗安廬道兵于殷蔦山三月范大范二起
桐城白雲寨是時
清巡撫李棲鳳遣兵備夏繼虞總兵卜從善黃鼎副將梁大
用合兵剿諸寨常巢部將余垣以私屬三百人出降因誘執

常巢冬十月潛山余公亮聚衆千人拒英巢寨監生胡經文起兵拒横山寨胡經文者屢有異志事覺亡命遊各山寨間交其豪常巢既執各砦俱撤惟英山張福寰自明末拒山尖寨擁衆如故二范余公亮皆倚之而起經文尤善福寰因拒横山以應公亮是歲永曆二年也統錡常自稱江西寧王之裔為人放誕好大言或言朱九鳳子

大兵破南昌崎嶇渡江聞張福寰名潛至其寨不得通投徒自給繼乃微言我宗支也福寰知之即善護焉經文既立横山寨公亮以百數人敗縣將李之培自是天堂埭口二十餘寨相繼蜂起經文謂福寰曰事可就也蓋立主帥乎於是迎統錡入潛山己丑春二月十四日奉統錡為石城王居飛旗

寨以永曆紀年造作符印各寨謁見以次拜官自郡縣監司撫按科道部院總鎮之屬咸備他寨未有謁者以兵降之其授部院職者有傅夢弼傅謙之桂蟠義堂和尚之屬皆佐統錡在諸寨為飛旗外衛於是統錡撫有二十四寨因聯絡蘄黃四十八寨其來謁者各受職有差文職則周損曹胤昌王熾胡玉良等武職則陳如崧李有實常近樓侯雲山劉奉宇陳元蕭新等凡千三百人來謁見云胡經文在從龍寨往來計事又遣遊擊胡勝進拒西關寨為飛旗聲援是時諸寨盤踞時出侵掠

清操江都御史李日芃與其下謀曰天下大定我肘腋之間寇賊縱橫守土者之責也賊恃險阻深狩不可救而可以計

取於是遣參將汪義遊擊袁誠等六人至潛山各賜銀椀而
刻其文曰莫殺百姓又遣中軍孔國元守備趙越孫之秀生
員林鳳集等各馳檄約曰降者不死且耕吾田而後其租諸
寨見其檄詞温潤且免征也咸心動既而有降者則賜銀牌
錦衣綺服令互相誇耀曰免度其且潰夏四月乃遣兵備道
石鎮國率從善大用等案上云六人至潛山而正文只見其二此殆即所脫四人中之二人也
合兵攻之破梅家寨殺其監軍葛修懋遊擊夏勝重等二十
餘人白雲寨降進攻英窠寨圍之六旬破之獲其總兵孔文璨
遊擊王長余公亮屏城墻寨秋八月梁大用進克皖潤寨傅
夢庚猢走馬園冬十一月將諸由水吼嶺進兵而武生余必
壽等為鄉導旬日降者四一十八寨惟統錡尚守飛旗不下

進軍至湯池衙前攻圍之初十日縱火箭仰射寨中亂大用負戟先登諸將繼之擒其監軍王坤基總兵儲伯仁石際可旗鼓汪託統鑄從後關遁馬園

大兵追至霍山界寶蠢河執傳夢弼桂蟾義堂唐明勝等十餘人西關寨猶守不下二十五日石鎮國遣生員金承閶徐樂韶說降之余公亮亦出降統鑄亡匿英山日光初得胡經文胡玉良也不殺使招統鑄以自贖明年春正月授以計初十日經文於英山羊角河誘統鑄來馬園執以歸諸寨悉平惟張福寰獨守山寨十餘年後以糧盡偽出降有所圖事覺被殺諸寨既降日光慮餘衆復煽惑使推官黃敬璣貸銀二千兩牛五十四頭田票三百五十入山募愿耕外鄉田者即

以給之民皆出山乃遣縣丞常一敬入山伐竹木市其直充官稅以明持撫之約不欺也又使梁大用及知縣鄭適玄夷其險阻踰年乃令民還山復業者聽焉

朱容藩楚通城王支庶也素無賴為宗人所逐竄入左良玉軍中稱郡王引兵劫掠諸將皆惡之宏光既立容藩走南京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楚營行至九江以恣橫激軍變懼罪而逃時李自成敗於陝餘賊奔潰於楚容藩詣賊中說稱楚宗世子賊信之將立為王而容藩舉止乖異賊疑焉丙戌十月粵中建國容藩至行在奏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以其辨也謂為才薦掌宗人府事參與大政兵科程源者蜀人喜談兵見容藩與之結納因謂容藩曰川中賊勢雖

盛而諸將所擁兵亦不下數十萬朝廷誠假我兩人節越公
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乃加
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未行而
大兵破廣東上移駕桂林内閣呂大器丁魁楚皆奔隨駕者
止瞿式耜一人容藩因覬覦入閣使給事中唐誠等上言上
護從單弱容藩重臣不宜令出上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
欲擁戴容藩耶遂奪其敕印欲斬之容藩懼賂内侍龐天壽
以求太后太后謂王曰變亂以來宗室零落容藩罪不至死
勿過求上乃赦之復其官丁亥正月容藩自楚入川程源由
楚入黔自稱三省總督沿途賣官分劄賦私粮籍四川巡撫

錢邦芑康得之四月具疏言狀上震怒削容藩職容藩乃由
長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得王光興兵二萬時光興新敗於
鄖陽無所歸而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
將遂附焉檄召將川李占春余大海於夔州會
大兵方破成都載輜重由重慶下容藩令二將泝流擊之七
月十一日遇於忠州之湖灘占春以輕舟直薄其營發火礮
大兵亂棄舟走川北容藩愈強遂稱監國鑄副元帥印佩之
改忠州為大定府門曰承運門稱所居為行宮設祭酒科道
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余大海楊朝桂譚宏譚
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等為侯伯以張京為兵部尚書程正典
為四川總督朱運久為湖廣巡撫是時車駕越在廣西湖南

北方用兵朝廷聲問不通文武無主故容藩之志肆妄行莫
覺其偽也八月錢邦芑率王祥復遵義九月袁韜復重慶川
北總督李乾德率師會之十一月容藩率李占等至重慶與
乾德相見諷其推戴己乾德不禮焉會冬至朝賀袁韜本起
賊伍不知禮與容藩齊班拜舞容藩怒命占春襲袁韜並殺
乾德而乾德善占候夜觀星象謂韜曰且有急兵韜因設備
乾德亦移帳於高埠及占春兵至舟中不見乾德乃大驚及
襲韜復不能勝至次日韜治兵與占春相攻容藩走梧川移
書邦芑請為兩營解紛邦芑怒遂復書數其潛踰之罪容藩
乃鑄錦江侯印以送王祥使以兵應占春戊子正月祥出兵
綦江與袁韜三戰不勝還屯南岸輕舟見容藩占春亦至王

祥有膂力猝起擒占春遇其舟命部將王朝興守之欲並其
衆朝興與占春同里私釋之占春夜踰城出王祥既失占春
戰復不勝二月還遵義韜亦走順慶占春退屯涪之平西壩
夔州臨江有天字城甚險可守容藩以為己讖也改為天子
城率衆居之煽惑川東諸將士授爵無虛日土司蠻獠皆為
所動錢邦芑乃具疏劾之曰容藩首得罪朝廷幸蒙寬宥命
使湖南而乃假朝廷威靈籠絡將諸潛懷不軌偽造印信選
授文武今歲六月臣巡川南見容藩所刊建制百官榜文其
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是而欲終守臣節不可得乎今
寇賊充斥干戈不息道途荒阻而兩川僻處西徼與行朝隔
絕蠻夷土司易動難撫且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

知適從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菁荒城敗壘中驅除虎豹
翦滌荆棘招集殘黎宣布威德四川之地始知正朔所在今
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窺伺神器陽尊朝廷
陰行僭偽倘羽翼得成便有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
竊憤悶已移書告以大義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川督楊
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共誅叛逆毋或滋蔓邦芑復封疏稿
達胤錫胤錫得書即入川會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車駕播遷
人惑順逆聊借名號彈壓之胤錫曰君自為逆何能禦衆若
再不悛則錢按撫率兵經前我截其後將川皆朝廷臣子誰
同君作賊者因切責附偽諸臣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
偽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謁見適容藩使

至期諸將會師大將見其職銜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能稱且今天子在何國可監此欲反明矣爾等受其官爵不懼同罪乎占春曰始陷不知悞為所惑今請討賊自贖占春即帥舟師攻天宇城容藩拒戰不勝走夔州山中為上人所擒獻斬之程源後為孫可望兵部尚書可望敗復入朝己亥正月上入永昌程源扈從不及以多貲為蒙化山盜所殺

南疆逸史卷四十八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四十五

武臣

黃得功　高傑

乙邦才　劉肇基

莊子固　黃蜚

黃得功字虎山合肥人少執鞭役屬人年壯出關從大帥為健卒遂隸遼陽籍為人忠勇善騎射帥拔之帳前親軍戰輒冲鋒積功至遊擊入援山東陞參將旋充總兵得功每臨陳飲酒數斗深入敵營不顧生死利害人呼為黃闖子崇禎十

五年流寇陷盧鳳奉詔鎮定遠時獻賊潛匿英山太湖間得功以騎兵千往擒之遇於石牌獻忠懼不戰走得功追及相去尺許欲生致之反為逸去乃收所掠男女萬餘人命各回鄉土以甲仗輜重歸朝廷尋又討平叛將劉超封靖南伯北京之變高傑劉良佐劉澤清俱避賊率兵南下高傑字英吾起羣盜為李自成親將自成出戰使守營與其妻邢氏通懼誅挾以降官軍從孫傳庭破賊於塚頭得陞總兵劉良佐字某總督朱大典部將也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劉澤清字鶴洲為山東總兵家在曹縣嘗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將略無所長而好聲色喜攬利賂遺權貴結納賓客嘗以科臣韓如愈見劾遣人刺殺之至是偕至江北

而傑軍尤暴悍沿途焚掠民居驚竄福王之立也馬士英顧
與諸將結以脇制諸大臣由是諸將各居擁戴功王即大位
史可法謀於朝請封四鎮一淮陽一鳳壽一徐泗一滁和而
封傑興平伯鎮徐泗良佐廣昌伯鎮鳳壽澤清東平伯鎮淮
陽晉得功以侯鎮滁和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詔未行而
高兵先驅至江浦乃遣職方主事萬元吉齎萬金渡江犒師
告以戢兵聽命朝元吉遍歷諸營勉以大義顧羣欲得揚州
以寄家揚居天下膏腴富商巨室聚其中城守不聽入得功
聞元吉言已戢軍惟傑尚剽掠揚城外江都進士鄭元勳喜
遊俠自謂可居調停功具牛酒出勞高軍高大喜置酒酣飲
陳所以欲居揚頓家口便征討耳非有他意與相要約元勳

歸揚言於衆曰高帥之來敕書召之也彼入城當鎮慰父老一無動何害衆曰高軍日屠膾人四郊暴骨如莽何謂無害元勛曰亦揚人自相害耳衆乃議曰元勛與高反覆吾城以市德捽其首斷割之是時可法方以閣部出督師傑頗懼令其下分道狀瘞所暴骸埋帳之日洒然變色而可法平易樸誠將士庭謁人人引見慰勞傑大喜浸視為易與以殺元勛為揚人罪請誅知府馬鳴騄可法不許奏以瓜州處傑而置得功儀真以牽制之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郎磊邀取其兵輜重匿不聞可法按部至諸將具橐鞬迎視高加恭謹顧其兵徒虛多不足用不如傑所部皆山陝勁卒經百戰可法以為經略中原非傑莫如共功也愈推誠以撫傑傑亦

愈親可法而傑方與得功相猜嫌會總兵黃蜚赴京過揚州慮為高軍所脇貽書得功求以兵迎得功素與蜚善因引輕騎三百往會之至土橋方緩帶蓐食傑率精騎猝起襲之箭集如雨得功突圍得出三百騎盡沒傑又別遣兵襲儀真又不克得功怒甚治兵欲攻之可法聞疾遣監軍萬元吉往解不聽得功方有母喪可法乃自至儀真入弔立而語之曰土橋之事無愚智皆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歸盛怒是歸其惡於高而將軍立名於天下也得功意解可法乃令傑出馬償得功而以千金為母賻於是乃已先是左都御史劉宗周聞傑澤清之欲以家屬寄江南也上言按以軍法皆可斬澤清見之怒上疏劾宗周且請賜劍繼又以四鎮公疏聲宗周

罪其詞甚悖可法以詰得功等皆云不知其實出於澤清一人之手舉朝大駭而士英顧左右之當是時良佐最弱傑粗暴澤清則以依託馬阮遥執朝權獨得功不相附傑妻邢氏色美饒權智傑畏之邢見可法之出至誠調護之也勸傑傾心向可法傑乃進曰傑既以身許公而將士妻子暴露野次願終以揚城為請可法乃申勸揚民虛己館以舍之邢亦能嚴戢軍士士民安堵傑乃趣治裝北行九月師發大纛折西洋礮無故自裂監紀應廷吉私謂人曰高公其不免乎睢州總兵許定國者年老矣嘗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訴高為賊高憾甚至是聞傑將向開歸大懼傑過徐州又以馬士英指斬降流程繼孔定國愈懼明年正月傑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

跪馬首迎頓首請死且言定國目不知書倉皇中假手上書而代者誤入公名定國亦不知其何語願公毋以是為定國罪傑武人見其詘服且憐之聞設語以為信執其手約為兄弟定國乃盛張燈治具享傑飾美姝以侍酒傑大營去城二十里率左右三百騎以往定國令其弟飲諸將於別宅人挾二伎優伶集坐傑與從騎皆霑醉夜半伏甲起盡殲三百騎傑奪他人刀猶格鬭而後就縛定國南向坐曰今竟何如傑大笑曰吾乃為豎子所弄呼酒痛飲而死定國既殺傑即渡河歸降傑將李本身王之綱屠睢旁二百里可法聞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復圖也馳往撫定之而請以李本身為大將代統其衆三鎮聞傑死皆起至揚將分其軍馬士英不可曰

彼有子元爵也待其長而還之乃如可法議而贈傑太子太保命其子襲封澤清於其間大治淮邱極壯麗取美人鍾鼓以充之於疆事勿問也匿邱磊之怨中以他罪卒致之死及四月寧南侯左良玉反士英撤移得功蕪湖板子磯禦之而召良佐入衛

王師得長驅渡淮澤清逃得功再敗左兵進封晉靖國公

王師既破揚州乘勝渡江上倉猝幸太平至得功營得功見

上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紙召臣臣猶可率士卒以得一當奈何聽奸人之言輕棄社稷乎今進退無據臣營單薄其何以處陛下上俛首無語得功亟促兵前進而良佐澤清已詣軍降豫王即遣良佐追帝良佐潛結得功部將馬岱為

内應得功麾軍渡岱先斷浮橋兵溺死無算得功不知良佐已降猶就而計事流矢貫其喉乃大罵良佐良佐勸之降得功揮鞭自誓曰我黃將軍豈屈膝他人者哉請明日決一死戰次日將戰麾下進曰大事去已徒取僇耳得功視諸將皆無鬬志撫膺大慟卸甲冑服冠帶北面再拜自刎時上在征南將軍翁之琪舟中裨將田雄挾之去闕中贈得功淝水王謚忠烈之琪字元債仁和人京師破之琪以守備從黃斌卿勤王至南京為總兵官禦左夢庚有功進左都督田雄挾上去之琪挽之不得躍入板子磯灘流以死有彭述性李金祿者皆隸誠意伯劉孔昭標下孔昭入海述性合家投水死金祿先沈其妻乃自沈述性九江人金祿四川人

乙邦才字奇山青州人崇禎末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將暮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拔於淖以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箙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射追騎十餘人始得反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甚急總督馬士英率兵救之始至立斤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為乙邦才張衡者入

見兩人庭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投之出丈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州守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出簡壯士二百騎突貫賊陳遂入城圍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州守具食食已揮州守曰署狀急懷狀引騎冒圍出賊大驚而已知為邦才衛也皆止不敢追反命不失一騎時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賊寇邦才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俘斬無算主者或擁其功或移之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吾衆不惜死耳吾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江南立國史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衛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大兵至邦才戰敗死其同城總兵馬應奎池州人初為中軍

常從可法率家丁五十餘人巡行村落間猝遇賊衆懼欲亡去應奎大聲曰去安之勿怖死此命也連發二矢殪二賊賊退可法因拔用之每戰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於背官總兵揚州破死之越十日面如生

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世襲指揮積功至南京左都督太子太保自請隸督師標下任援勦事揚州危急史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肇基獨從白洋河疾馳入援過高郵不一見妻子入守北門發礮傷攻者無算城破巷戰而死其妻亦英毅有僕自揚州逃回言主死狀其妻慟哭畢即揩前椎殺之以其背主也

莊子固字憲伯崑山人隸遼陽籍年十三殺人亡命積軍功

為宣府參軍史可法薦授副總兵屯田歸德間募壯士七百餘人悉以赤心報國四字為號揚州被圍疾馳赴援三日夜而至城陷死之其時武臣同死者甚衆總兵則樓挺江雲龍馬守卿副將則李豫參將則李隆徐純仁馮國用陳光至陶國祚遊擊則李大忠孫開忠都司以下則姚懷龍解學會吳魁馮士富馮沂仁孟容徐應城張小山段元范倉張應舉郭倉曹登元范泗范海王東樓等皆戰死樓挺字振揚金華人馬守卿池州人江雲龍李隆徐純仁俱揚州人陶國祚興化人李大忠應天人孫開忠高郵人此皆死揚州之難者也惜乎其行事軼矣

逸史曰南渡畏四鎮之跋扈養之若驕子而以靖南與東平

等相提而論此不知御將之道也夫澤清良佐安人耳傑雖粗暴其驍桀足賴焉若靖南之忠勇善戰一時宿將莫當也使立國之初不定分鎮之議茅土之封以侯第勳築壇授鉞拜得功為大將而以傑副之邦才之徒備偏裨焉傑畏得功其勢不得不聽傑聽而澤清良佐惟所指揮矣然後可法居中調度經略中原即未能迅掃河洛亦何至令敵人不血刃而飛渡也計不出此而煦嫗含忍使之自相猜嫌為穴中之鬬傷已且奉以擁戴名寸功未立榮膺五等貴極富溢逞制國命而小人者反借以為聲援其敗亡不宜亦哉觀靖南告宏光之詞君子有餘慟焉嗚呼明之武臣若劉孔昭趙之龍等皆帶礪相承累世勳貴而險惡弄權賣國偷生苟無靖南

諸臣為武夫生色巾幗且得而笑之矣

黃蜚字文麓南昌人本姓涂從其舅都督黃龍鎮遼陽龍有戰功死於疆無後以蜚襲蔭因姓焉官寧備歷陞應天後軍府都督崇禎辛巳召對稱旨予讌賜金魚服及上方劍命援勦東北各師挂平魯將軍印出鎮天津山海登州遼陽等處甲申中國變望闕慟哭南都建改鎮蕪湖乙酉四月左兵內犯命蜚統八路官軍禦之築石臺於板子磯旁兩岸架礮夾擊大敗左師於銅陵捷聞封鎮南伯及南都陷諸鎮相繼降蜚收軍往太湖謀恢復招降海寇顧三令協力屢敗大軍殺所署官吏及秋水落海艘不得進相距六七十里

大兵截之黃蜚棄河應援不至蜚力戰矢盡挾妻子投湖中

未死被執帥禮拜之不答諭降不聽指而罵帥怒斷兩臂罵愈厲割其舌含血以噴乃腰斬於水西門乙酉九月五日也家屬死者百數十人參將涂旭初先三日不屈死

南疆逸史卷四十九

南疆逸史卷五十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四十六

武臣

李元胤　焦璉

馮耀　李明忠

沐天波

李元胤字源白榆林人本孫姓而育於賈李成棟見而愛之養以為子因冒其姓成棟先世山西為官少從高傑以勇決聞及傑封興平伯成棟挂鎭徐將軍印守徐州傑為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

清因從渡江破太湖吳志葵黃蜚兵擒松江總兵以定福建
由漳州與佟養甲入惠潮襲蘇觀生於廣州雙門而入執唐
王聿鍔與周益遠諸王俱殺之時丙戌十二月也明年正月
分兵取南韶克肇慶下高雷廉三府渡海取瓊州親率兵向
廣西襲梧州執大學士丁魁楚於岑溪殺之盡獲其貲進攻
平樂先驅至桂林會粵東兵起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還師
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廣西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
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得仁
來附密書約成棟初成棟恒念世受國恩降
清非得已其在粵密閣中嘗奉高皇帝像禮拜焉每得粵中
起義諸臣必禮待之及將刑為之咨嗟流涕其與養甲共事

也推鋒陷陣皆倚成棟養甲受成而已故咸令抗行互為主客及奏功養甲授兩粵總督成棟得廣西總兵受敕之日戎服趨走甚卑由是愈不平成棟有愛姬松江妓也揣知其意勸之舉事成棟撫几曰憐汝雲間眷屬耳姬曰丈夫作事戀妻子乎請先死尊前以成君志遂自刎成棟抱尸大哭曰我乃不及一婦人意遂決王得仁圍贛州急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司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下令用永曆年號改衣冠遣使奉表赴南寧一時大喜過望封成棟為廣昌侯養甲為襄城伯養甲懼禍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

黃金一千白金十萬及綵紅舟楫迎上於南關上幸肇慶拜成棟翼明大將軍進惠國公其子元胤以兵三千至遂為禁旅成棟反正之初小心謹畏以粵東郡縣吏皆養甲所置盡變易之先令藩臬試其才能分正異二途上其册於銓部且曰以候朝命吾不欲專也而中朝畏成棟甚如其奏是時人人有中興之望功名之士多自北來歸而大臣才智猥下經理無術不能因其來以驅策諸將反以大權盡投諸成棟建牙專家動必咨之内則伺顔色於元胤先是陳邦傳封思恩侯子曾甫為錦衣衛至是成棟封公邦傳意不滿乃亦進邦傳為慶國公并封其中軍胡執恭為武康伯成棟聞之亦以其下杜永和閻可儀郝尚文羅成耀黃應傑楊大福張道瀛

等七人請封皆伯爵而元胥亦為錦衣侍衛掌絲綸房事元胥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至是入朝為左都御史掌臺綱於是副都御史劉湘客吏科丁時魁兵科金堡戶科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進為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

大兵己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得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十一月獲佟養甲閩吏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聲桓得仁俱死成棟方至信豐聞敗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大雨一夕成棟坐城樓召諸將計事則去者大半矣成棟悚慨涕零舉酒痛飲左右挽之上

馬披甲渡河馬蹶沈水死諸將全軍以還事聞贈夏寗王諡
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為總督守廣州羅成耀守南韶加元胤
單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宿衛卒元胤雖侈而其治軍也猶得
成棟遺法六月楊大福為亂於梧州元胤召至縊殺之明年
正月朔
大兵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未幾走高州為亂元胤復
以計殺之成棟歸國未久而死將士皆有離心賴元胤忠誠
故人恃以少安及韶州破上西走梧州留元胤與馬吉翔等
守肇慶初成棟父子之方寵也陳邦傅甚觖望又為金堡等
所排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顧籍以洩前憤
而五虎交攜廷臣咸忌之邦傅既至戶部尚書吳貞毓兵部

侍郎程源卽劾金堡等朋比誤國四人皆遣戍惟袁彭年先
以憂去得免元胤在肇慶不能救也
大兵薄廣州杜永和於元胤弟建捷力戰禦之永和進爲侯
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戍棟復作兩翼傅於江外
爲礮臺引水繞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杜永和謂
敵破在旦夕援師至者皆却之邦傅挾三水因之觀望不進
及冬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礮臺之水
大兵藉薪徑渡遂得礮臺返以內攻十一月二日城破屠之
承恩降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建捷突圍至肇慶邦傅等師
俱潰於三水已而桂林亦破上如梧州將至南寧邦傅邀劫
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胤在肇慶其下必多謀救首元胤與

其弟謀曰勢必不支與其死於此不如死於主上之側因俱
奔南閩伏地慟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將救內閣嚴起恆
等元胄憤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主入海至欽州之昉
城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耿繼茂勸之降不屈命作
書招永和元胄曰吾與杜將軍同繕兵海上我事不成已為
辱國乃欲敗人事耶繼茂曰將軍昔受國恩今來歸正非降
將可比何介介乎元胄同大哭曰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
爵通侯司棊旐寵榮極矣寸功不立狼狽被擒何顏復生夫
人以國事士遇我我負之不祥及五日聞永和以瓊州降乃
慟哭日夜求死遂與弟建捷及前鋒將軍李用朝俱被害投
尸海中建捷字敬赤真定人亦戍棟子也為人沈深有大略

善騎射前已登舟出海聞元肖被執復回願同死元肖三妾皆自殺

焦璉字瑞亭宣府人以勇力名未束髮見塞上有乘馬坐者騰身而上推墮其人馳四五十里而還之以為笑樂從軍學中隸靖江王標下靖江之變瞿式耜知璉忠勇令執王反正永曆元年式耜以大學士留守桂林已璉自隸乃陞璉都督同知挂將軍印令鎮廣西

清兵從樂平逼桂林璉自黃沙鎮率三百騎入援山水汎濫及馬腹士卒跋涉水道行百里夜半呼門而入平明

大兵薄城突騎數十入文昌門登城而射矢及留守署屋璉不及甲挖弦射一大帥顛騎乃下城短刀接戰士卒猶不知

大兵之入方開城門璉搏
清騎騎不得出復上城挾馬越城而下璉開門引騎直貫其營追奔二十里已而劉承胤所遣援兵索餉大譁璉傷於流矢
大兵開城中兵變復進攻璉裹創登陣礮矢無虛發夜令馬之麒以千人渡水東襲
大兵後天明璉開文昌門大戰
大兵敗走璉乘勝遂下陽朔平樂捷聞封新興侯十一月璉與郝永忠敗
大軍於全州
大軍還出楚於是璉駐平樂永忠駐興安永忠自受撫後暴

横不舉約束驕兵深嫉之式耜曲為調和永忠乃稍為用及駐興安監軍兵部侍郎蕭琦謟附之琦者江西進士式耜門生也為人險壬居永忠營日夕求所以媚永忠者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戊子二月聲言

大兵且至擁衆抵桂林廵撫于元燁請閉門弗納而蕭琦先入曲說式耜納永忠比入城縱兵剽掠上倉卒西幸璉遣人謂式耜曰雖敵外逼奸宄內鬨公疾出城璉且移師至桂林駐兵城外俟永忠外掠四面擊殺不數日賊可盡然然以全為保障梧為門戶協力守畧事可萬全式耜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不聽及式耜送乘輿出永忠即入掠留守署城中烟火漲天何騰蛟方在永寧聞變疾馳至璉亦自平樂統兵入

亂始定三月二十二日

大兵聞兵變襲桂林式耜與騰蛟命分三軍一軍出文昌門一軍出榕樹門一軍出北門戰未合璉奮臂顧左右曰奚須三軍璉為諸軍破敵單騎直入

大兵圍之矢下如雨璉左右衝擊所向莫當

大兵合而復散者數矣撫粵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馳入與璉會擊殺數百人而出

大兵始退璉部將白貴戰死焚其尸得箭鏃數升桂林再危賴璉力戰得全自是留守倚重焉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者滇將也先從督師楊廷麟守吉安贛州贛州破三人走湖南投何騰蛟騰蛟死楚地盡失三人相謂曰吾輩以勤王出滇

依揚何兩闗部今皆死亡軍又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吾無封疆責將就降乎則負出滇心聞桂林留守督部仁慈好事士可以共功蓋往歸之乃收殘兵得萬人走桂林己丑五月至式耜大喜遣使郊迎而滇軍部署不嚴璉部將趙興怒其橫攻之殺四百餘人式耜亟召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諸將軍方當協力共扶社稷豈容私鬬耶兩軍皆感泣璉遂斬趙興以謝滇將事得釋因封卭選開國公一青興闔侯永祚闔遠伯留之守桂林全州而調璉守陽朔璉鬱鬱不樂曰瞿公驕客兵輕腹心璉死無地埋骨矣八月劉起蛟出全州深入敗績璉按軍法誅之然璉之所以取勝者以部下趙興劉起蛟白貴固名將也自白貴戰死興起蛟坐事誅焦營

從此亦弱庚寅四月封宣國公十一月
清兵逼桂林滇將俱逃式耜命追之不及城中空無一兵式耜歎曰吾死矣使焦將軍在吾安得至此遂被執將死遺書於璉曰敵兵羸弱城內空虛公可提兵以來此中興大計毋以我為念璉得書泣曰瞿公遠我致我倉猝不及救今公既死吾又誰與共功名長號不已辛卯璉治兵五屯所五月兵潰過潯州鎮將陳邦傅素與璉有隙置酒誘執之斬其首令子曾禹持獻孔有德以降李定國之克桂林也擒邦傅父子送行在伏誅

馮耀字含五南海人世襲廣州後衛指揮後陞廣西掌印都司乙酉同總兵焦璉平靖江王陞富川副將永曆即位以擁

戴功陞總兵賜一品服俸庚寅二月廣州被圍耀從上幸梧州欲使使宣諭平南靖南二王而難其人耀慷慨自請行既至廣州守將杜永和止勿往耀曰不往則欺君吾知君之不可欺不知敵之不可說也永和與諸將餞於鎮海樓耀环七十餘鬚髩皓然意氣凌厲引滿盡數斗謂諸將曰從此出郊一里至越王臺即異域矣吾老矣奮三寸之舌宣布天威但得丁零歸命亦何必蘇武生還哉緋衣玉帶導鼓吹旌旗而出既抵營宣敕云立轉南中之甲旋為北伐之師侯爵可得也二王大怒耀厲聲呼責諭以大義二王皆壯之欲使還說耀不從以劍擬之忻然引領執刃者欲去其冠曰吾冠朝廷冠也頭可去冠不可去以手扶冠坐而受刃

李明忠字蓋臣新建人初遊京師與豪俊交尚氣喜談兵島帥毛文龍延致幕中甚尊遇之明忠時時從其部下虞孔有德耿仲明等飲酒酣歌睨視一時文龍死有德等疑懼東走邀明忠與俱明忠慷慨言曰吾中原人當歸中原異地富貴非吾所也單騎歸京師上書言方略不報宏光元年閣部史可法奏選奇才勇略之士如武進士例取三百二十人明忠居第一初授廣東山西副將尋陞梧總兵丙戌永曆監國故相蘇觀生立隆武弟聿鐭於廣州改元紹武明忠奉命從總督林佳鼎率師問罪兵敗佳鼎死明忠收殘兵而還庚寅以太子太傅都督高雷廉瓊軍務掛宣武將軍印封海康伯廣州既失靖南王子耿繼茂念明忠父友也遣使招之明忠斬

其使辛卯二月尚可喜遣其將徐成功率兵向高州明忠接戰於陽江圩洞檄總兵廣西趙印選以狼兵三千人來助徐兵連斬三柵以入進克電白抵高州明忠走保博白山中副將王邦友黃魁馬進忠李光先監軍副使郭光祖吳人龍等俱降明忠勢益孤衰聚散亡走欽州之龍門島壬辰繼茂將攻瓊州駐兵海康先是總督杜永和及博興侯張月等以廣州失守走瓊州至是明忠欲往依之永和誘執以獻繼茂待以父執猶時時誘降許以通侯之爵明忠仰天笑曰嗟乎繼茂吾與汝父在皮島時肯降心北向今分藩開府豈足道哉吾明室遺臣力盡而死夫又何怨因七日死之壬辰十月十日也

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啟元襲天波襲封黔國公天波之受事也少小人於錫朋用事與其管事阮呈麟爭權譖於天波而殺之呈麟鎮靜老成府中惜之錫朋遂為參謀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其豪吾必奎遂反調各土司兵征之沙定洲者安南土司沙源之子娶阿迷普名聲妻萬氏兼有兩家之衆定洲獷捍萬氏狡而淫素懷不軌覬嘗以賄結錫朋錫朋親信之及奉調至而必奎已先誅定洲因留會城不去都司阮韵嘉阮氏養子也自呈麟死懷疑懼及參將袁士宏張國用等皆與定洲交通欲為變黔國公滇久家富厚天波門下客負資被譴者每見定洲輒誇沐氏金寶以動之乙酉十二月朔遂入天波第焚掠時變起倉卒天

波周章甚錫朋勸之迯參謀周鼎諫曰公一走大事去矣何不令府兵拒賊錫朋曰此賊間也天波乃殺鼎而踰垣矣至西門守門參軍陳大經聞變已勒兵以待及見天波言曰公何故出諸土司衆將列營城外者合之可得數萬公下令調之討賊定洲釜底魚耳今一出城則衆無主士散不可復聚經願身先士卒為諸營倡天波不從將出城大經復攬轡涕泣而言曰戰而不勝走未晚也錫朋目天波天波殺經於門側而去母陳氏妻焦氏走城北普吉村相謂曰吾輩皆命婦不可為賊汙舉火自焚死府中軍校方率兵與定洲巷戰聞天波走乃散巡撫吳兆元閉署不出天波望救不得遂由楚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下關楊畏知拒楚雄傳檄討賊定

洲乃回拒有黔府劫兆元令上章誣天波叛逆而已發兵討
平宜代鎮雲南兆元不從則幽之外室奪其印以偽疏入告
分兵攻霑州祿永命及石屏龍在田等在田昔奉命援楚隸
總督熊文燦麾下與孫可望相識至是而知可望在黔使人
間道迎可望告以滇亂曰假大義來討全省可定也可望乃
詐稱黔國夫人弟焦侯復仇兵屠曲靖定洲方圍楚雄聞之
與戰於草泥關大敗還入會城悉斂其所有遁歸阿迷滇人
受沐氏世恩憐天波無罪見攻聞之惟恐其兵來之不速也
及至始知為可望等殊失望楊畏知兵敗被執可望釋而禮
之畏知說以共奬王室優禮黔國禁屠戮焚掠可望悉聽之
以書告天波天波使其子忠獻來報可望加禮焉乃使劉文

秀偕至永昌以天波歸雲南誅阮韵嘉與錫朋等明年李定國至阿迷執定洲萬氏歸猓之天波具衣冠謝遂依可望以居可望等以勛舊禮待之不復假以事任也丁酉李定國自安隆奉上至雲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膂天波為人忠實有勇力既經患難慨然以身許國孫可望之內犯也使其將張勝間道襲雲南時定國等俱出禦而守城者為王尚禮可望私人也謀為內應天波覺誘之入朝以護衛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鎚經亂每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變出鎚舞縱橫擲擊觀者皆披靡尚禮伏歎曰吾為檻中虎不復煩公逞神技也既而可望敗張勝擒定國凱歸論功白文選馬惟興馬寶等皆進爵次及天波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懼無所報

稱且今吾有何功濫膺爵秩乎天波知國事已去身死亡在旦暮而先人宗祀不可不繼乃使其子分贅各土司曰諸蠻吾先人所撫也魂可依焉汝侍婦翁猶不失淨土自沙酋之變焦夫人已殉節惟侍女夏氏歸母家得免剃髮為佛弟子天波歸重其節義使掌家政亦不復娶己亥春

大兵至滇天波並棄夏氏獨身從上入緬甸夏氏艦兵亂死者相撐拄為鴉犬食血肉狼籍而夏氏屍無敢近者得復收葬咸以為節義所感云天波既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曩木河緬人守關從官不得入上使天波先入宣諭緬兵聞黔國公來猶下馬羅拜晦至蠻溪天波與國舅王惟恭典璽監李崇貴謀曰蠻人異心事不可知也不若奉少主至茶山外可

以調度諸蠻主營上在內亦藉以為重使緬人無生心焉惟
恭入言之后不可而止三月二日緬酋來迎者四舟從行文
武別走陸道九百餘人馬稱是於是從官愈少十八日至井
亘緬人自萬曆時絕貢職不通中國者八十年至是傳語所
聞皆萬曆朝事而出神宗璽書今篆差一分以為偽天波出
己印較之無差乃復居井亘月餘緬酋愈倨供饋少從官無
所得食天波與蒲纓王啟隆集樹下議曰緬待吾情日薄此
豈可依以久居及今走戶獵二撒出孟養尚可圖存焉吉翔
阻之計復不行及白文選等兵至亦為吉翔所卻五月還赭
硜誅茅以居蠻俗以八月十五日為歲節屬國皆來朝欲天
波至用蠻禮見以誇示外蠻使人來召天波不欲行吉翔强

遺之既回慟哭曰前在井亘不聽吾言至有今日之辱吾不屈節則主在虎穴勢且上累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吾何以告訴耶庚子秋定國等兵又至緬又使人請天波往且賓主禮甚恭及定國兵敗出緬益無所畏矣辛丑五月緬酋弟莽猛白代立遣使索賀禮不能應至七月而有咒水之禍初緬人請從官過河議事吉翔令諸臣盡往天波疑有變不欲行上強之至則就宴酒數行伏甲起悉就縛天波出袖中鏈擊殺十餘人而死又發兵圍行宮誅其未行者頃之傳語曰毋害皇上及沐國公不知天波已前死矣是時死者松滋王而下有四十二人而其先以病死及自縊者甚衆從行之文武盡矣天波三子其二先病卒獨忠顯在石屏隨其婦翁龍

世榮出降居雲南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與張琦尹士鏢等
謀起兵偽為忠顯書致寧州祿昌賢事發琦等誅死忠顯度
不免謂其妻龍氏曰吾旦踏不測汝妊已四月幸而生子無
絕先人後乃令內臣滕九德僕白君受引之出詐言進香東
岳祠浮州至昆陽州匿新興滕飛龍龍蛟兄弟家忠顯赴逮
以其使婢夏蓮冒龍氏真龍氏八月產一男名為神保及乙
巳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謀奉神保起事以衣幣迎龍氏
母子入山移檄諸蠻數日戰不利遷之法冲白乃家又令白
君受別藏神保於滕氏吳三桂窮捜獲之解京忠顯先在京
尚無恙至是並逮訊焉嗚呼天波寄拏上司志亦苦矣而卒
不保豈天之故欲絕其嗣耶然曰沐氏自黔寧王開國以來

凡二王一侯一伯九國公四都督富極貴溢諸勳莫與比焉
天道惡盈故後嗣卒罹此禍然以天沐之忠義而不得免焉
而亂賊之裔凡櫱衍累世亦獨何哉

逸史曰粵中之武臣多矣其可紀者祇此元脩之節烈璉之
忠壯猶有黃靖南之風焉王祥楊展扞禦蜀疆雖非矢志爲
國然遺民得以保聚不至浮殍者展等之功不可泯也沐氏
世鎮滇南不異尉佗之尊富而三百年之勳鎮殉國者止黔
國一家差不負世臣之名若皆如劉孔昭趙之龍之徒二祖
之靈能無恫哉

南疆逸史卷五十